



天涯诗海

劳动者速写

(组诗)

■ 季川

清洁工

向每一个有朝阳的清晨致敬
向马路上正在打扫卫生的
每个勤勤恳恳的黄马甲致敬
向他们手握的每个扫把致敬
向扫把后面跟随的洒水车致敬
向清洁工的汗水、疲惫致敬吧!
向宽敞、整洁的城市面庞致敬吧!

电焊工

像人与人之间相处一样
时间久了,难免就会有裂痕了
即使一块钢铁与另一块钢铁
即使一块塑料与另一块塑料
也会需要淬火,也会需要焊接

像一段珍贵的感情一样
真金永远不怕火炼
哪怕是高温,哪怕是高压
也要将情绪慢慢平复,最后
才能融为一体,还原初心
如此,电焊工确实功不可没

井下工人

掘进工、台车工、喷浆工
出矿工、运矿工、维修工、信号工

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井下工人

粉尘、一氧化碳、氮氧化物来了
高温、高湿、阴暗的环境来了
外伤、窒息、职业病的骚扰来了

一截又一截的光阴在地下行走
他们留下了汗水、脚印、信心
一车又一车的原矿被顺利挖出
他们搬走着时光、无悔、热爱

亮起心灯

■ 赖杨刚

晚风过处,我的身子骨,是五月热烈的城
那脸上的笑,如三角梅的绽开
我的心,是工作一天之后
放松如公交车站的黄昏
随意,欢喜
花香轻飘,而烟尘不飞。你那接我下班的样子
是
一条小小的溪,潺潺地,响着
清澈的虾温暖的鱼

暮然看看自己,认真劳动过的人

原来,那么美!
额头,肩背,腰部,手掌,甚至腿和脚
有过汗珠子点灯。我的身体,像极了灯火万家
你放眼望过来吧,笑意肯定会全城阑珊

请别辜负爱和怜惜!请别急着擦掉我的汗水
这是一盏盏心灯
咸湿的光芒,即使再微弱啊,也足够

指路
我们,高高兴兴回家
汗珠子点灯,照亮这个人世间
我们,一路看见:
亲朋好友,是
岁月配不上的牵挂、等候和迎接

百家笔会

面江思故人

□ 江龙光

阵阵清风,缕缕阳光,把我带到南渡江畔。

这里是澄迈县与定安县交界的江段。很原始,岸沿是皑皑白沙,岸边是碧绿野草灌木。再上去,是一片野生竹林。从野生竹林上去,才是大片农田。农田里,种着毛瓜、豇豆、水稻。时值早造插秧收尾时节,频见农妇在自家水田里投插秧苗,一个个都是黧黑的皮肤。

这黑皮肤,据说与这里特殊的江风和日照有关。我油然忆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几十名在党校读书的同学中,就有一位来自这里的金安农场,入学前是农场办公室副主任。这位同学也是黑黑的皮肤,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全班同学中,他是最黑的。有同学称他“老黑”。

老黑的“办公室”多在田野,很少在室内。他除了黑黑的皮肤、高高的个头外,性格沉默寡言,不甚引人注意。只有一次在搞卫生大扫除劳动中,他挥锄的一招一式引起大家的注意。那是真正的干净利落,锄起,汗落,藤断,草除。杂草和野藤被他锄断后,还聚成一堆一堆,方便收集装筐。当即有同学赞叹:此人是干出来的。同学们也开始佩服老黑了。

沿江边的沙滩走着,双脚踩沙如踩棉花般松软。江水清静碧蓝,不时

有鱼儿跃出水面,小小的涟漪又牵引出我大脑的回忆波澜。

海南建省时,我调入筹办的海口晚报社。一天,接到一封厚厚的稿信,打开一看,正是金安农场这位老黑寄来的。先看信,惊喜老同学毕业后已连升两级,位至农场党委副书记了。同时高兴的是他随信写来了一份新闻“礼物”,一则划时代颇具历史意义的新闻故事:一位被国民党抓壮丁到台湾的老兵,在离开家乡离开妻子38年后,终于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寻路来到金安农场。当年的壮夫少妇时都成了年逾花甲的老人,双方相见相抱哭成泪人。我看完草稿不知不觉眼角也湿润了。经过补充采访,我们合作的特写稿,终于赶上海口晚报创刊号发表。由于是海南媒体公开报道的第一例,据说当时很多读者看后也哭了。

老黑很能干,德才双优,很快又被提拔为党委书记了。他文武兼备,笔头与锄头一样过硬。渐渐地,我见他在公开报刊上独立发表文章了。发在报纸上的,多是人物通讯和工作通讯;发在杂志上的,多是工作研究和论文。他的通讯突出了形象思维,他的论文突出了逻辑思维,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讲究有机联系不脱节,最终形成一条主线,回

他派车来接我,见面就是那句经典语:“我想死你了!”而后谈得最多的是在海南的相识相知相交,特别是我曾去金安农场看他时,两人晚上披着月光,散步两公里到南渡江边的情景。

标题或主题。正因为他有较好的文字基础,在一些单位办新闻培训班邀请我时,我也邀他一起去讲课。他的讲课内容很接地气,特别是到龙江、卫星、珠碧江等国营农场授课时,都深受欢迎,收到很好效果。

停车后,我们一行人走了一段江畔沙滩,来到昔日的旧木桥边。眼下位置的旧木桥已无影无踪。据说,老黑也在20世纪末回潮汕老家了。是金子,总会发光。他回去后又从一个地级市的政策研究室主任,做到了市总工会主席。

有一年,我探亲到老黑所在的城市,给他打了个电话,通了,但没人接。我估计是正在开会不能接电话。半个小时后,电话回拨给我,果然没猜错。老黑派车来接我,见面就是那句经典语:“我想死你了!”而后谈得最多的是在海南的相识相知相交,特别是我曾去金安农场看望他时,两人晚上披着月光,散步两公里到南渡江边的情景。

没多久,传来了他病逝的噩耗!他是在刚退休下来时去世的。有人来电给我:他长期带病工作,是积劳成疾所致。也有人微信致我:可惜,好人尚未得到好命就福运未享身先亡了……

我这次专程到金安农场,回想起



□ 陈鑫

小镇渡口

那时候的河面上,还是一片空空荡荡,没有桥,只能看见飘忽不定的白云和不时掠过的鸟群。沿岸临水而居的人们想跨越这条河,全得靠轮渡。

河,是淮水的一条支流,千百年来一直这样默默流淌,滋养哺育着两岸的土地。小镇就在河东,渡口就在镇西。

站在渡口,隔河而眺,对岸便是邻县的地界,这里的河面不过百余米宽,河水由上游一路悠然南下,至此水流益趋和缓,像顺滑油亮的绸缎。天气晴好时,水面没有沉疴的雾气,对岸的丘坡、草木、小路,甚至人们的举手投足,都可以看得十分真切。

从距离上说,两地相去的确不算远,然而倘没有水上工具,则寸步难行。一艘平板渡船,成了联系两岸的唯一途径。这种渡船凭借着宽大的甲板,不仅可以轻松载人,也能运送货物、车辆等。

每天一大早,小小的渡口上就已

经人声鼎沸,聚满了准备过河的人。男女老少们或挑着扁担,挎着篮子,或拎着蛇皮袋,推着自行车,有的是到市集上赶集的,有的是走亲戚回娘家的,也有的是学生上学去的。大家一边等船,一边聊天,这番热闹的场景常常惹得不知是谁家带的鸡鸭大鹅也耐不住性子,从袋子里钻出脑袋,七嘴八舌、南腔北调地跟着瞎掺和。

等渡船缓缓靠岸稳稳,踏板放下,人们开始排着队依次登船。这时候船工师傅也会在一旁和大家打着招呼,帮忙往船上拿东西,时不时还喊着“注意脚下”“年纪大的和妇女小

孩先上”之类的话,维持登船的秩序,也确保大家的安全。

船上的设施通常十分简陋,为了方便装运各种货物,甲板上一般是不设置固定座椅的,只能自己找还没堆放货物的地方站着。一些有经验的会像现在乘火车买到站票那样,随身带个小马扎,上船后可以坐下来稍事歇息。

船工师傅会仔细地检查船体平衡和承载情况,没有问题后才会收起踏板,发动机器。船只在“突突突”的轰鸣声中缓缓驶离渡口,人们也怀着对新的一天的无限期待,目

距前一次来,已有30多年,从场部到南渡江边的那条小路,如今也只是存在模糊的记忆里。停年后,找了家靠近农场入口的住户问路,一位老人听知是远方来客,很友好,特别是听我提到老黑的姓名,就更亲切了。“他是我们农场的党委书记呀,他是最后一批回城的知识青年呀,他过去就住在前面那栋楼呀。”这位老者一连三个“呀”,并热情地用手指着前面的方向对我们说。他还要请我们吃饭,并提出要亲自带我们到江边走走。老者姓陆。我深知,一位素不相识的老人,他对我们的好,是源自对老书记的好。

想起在过去搭建木桥的那处沙滩上,我们两个爱学习的时代同龄人,对于文学名著产生的思想碰撞。那次我们一起评析了传统名著《红楼梦》,对于有些观点,产生了激烈的争论;那次还一起畅谈了名作《林海雪原》,观点竟然出奇地一致,我们感叹好作家曲波碰上了好编辑龙世辉,一个是慧眼识珠,让金子发光,默默乐为他人做“嫁衣”,一个是对战友情深似海,用火热的心凝聚笔端,不写出感动读者的作品誓不罢休……

那天晚上,我俩畅谈在江边沙滩上,月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仿佛给江水披上一层银色的纱衣,美妙极了。

谈多了,谈累了,两人仰天伸直双手双腿,成“大”字形躺下,望苍穹,数星星,赏月亮。那幅静谧的夜景,让人忘却尘嚣烦恼,洗涤了一天的疲惫焦躁。

我想,两个“大”字会被明亮的月光记下的,月亮为我们作证:老黑与我。

老黑姓何。

送一片土地渐行渐远,另一片土地越来越近。

这种渡船的船速一般都不怎么快,在河面上航行起来非常平稳。清晨的微风捎带着湿润的水气迎面吹来,船头鲜艳的红旗也随风猎猎招展,令人神清气爽,心旌摇曳。放眼四顾,河水环抱,竟油然生出一种置身汀洲之感,视线所及处,似乎哪里都是一幅美不胜收的乡野风光,短暂的旅途也因此变得充满趣味。

一艘渡船一天里往往需要往返来回十几趟甚至几十趟,有的时候即便赶上天气变化也不停,仍然从早到晚为乡亲们服务着。谁家夜里遇到急事临时需要过河,只要打个电话,船工师傅也一定会风雨无阻地驾船及时赶到。

这样的渡口在整条河上曾经还有好几处。岁月流转,时光荏苒,如今交通愈加便利,河面上也架起了漂亮的现代化桥梁,有些渡口逐渐废弃停用,退出了历史舞台,唯独小镇上的这一处却还在坚持,那条代表轮渡的虚线也还在地图上延续着它的生命轨迹。前段时间回去,看到原来的旧船早已换新,开船的师傅也由老船工变成了他的儿子。言谈间,年轻的船工对眼前的一切满含深情,他说,自己现在特别能理解父亲当初的想法,只要还有一个乡亲需要,他就会把轮渡继续运营下去。

小小的渡口,像一条乡情脉脉的丝带,联系起平常日子里的点点滴滴。

光阴故事

梦回儿时月

□ 谢春芳

外婆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她总是穿着一件淡雅的布衣衫,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每天傍晚,外婆总会牵着我的小手,漫步在古镇的小巷里。夏天,小巷里的墙壁上爬着牵牛花,五颜六色的花朵在微风中轻轻晃动,仿佛在向我们招手。

夜晚,我和外婆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仰望着星空。外婆指着天上的星星,给我讲述着牛郎织女的故事,传说在月光下弥漫开来,让我沉浸其中。我望着夜空,寻找着星星,仿佛想要找到那对相爱的恋人。

在古镇的时光里,外婆教我做过很多的事。她会教我编草帽,她的双手灵巧而娴熟,一根根草绳在她的手中飞舞,不一会儿,一顶漂亮的草帽就编好了。我依葫芦画瓢,却总是编得歪歪扭扭,外婆则会笑着手把手教我,耐心地纠正我的动作。她还会教我做香包,拿出一块花布,剪成各种形状,然后一针一线地缝制起来,里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劳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它不仅为生活带来了物质保障,更赋予了人间浓浓的烟火气,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

劳动的美,美在传统传承内。在古老的街巷中,手艺人坚守着传承千年的技艺。铁匠铺里,铁匠挥舞着铁锤,火星四溅,打造出一件件实用的工具;木雕师傅精心雕琢着木材,赋予它们栩栩如生的生命;刺绣女工用纤细的针和五彩的线,绣出一幅幅精美的图案。他们的劳动,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劳动的美,美在坚守执着中。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耕而不劳,不如作暴。”道出了农业劳动的真谛。这种执着穿越千年,在今天化作了塞罕坝林场三代人的绿色坚守,化作了高铁建设者跨越天堑的攻坚克难。唐代诗人李绅笔下“锄禾日当午”的艰辛,与当代深海探测器操控员连续作业的身影,在时空的两端遥相呼应。这种坚守,是劳动者对职业的敬畏,更是对生命的礼赞。

劳动的美,美在创新发展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青铜器到蒸汽机,从算盘到量子计算机,工具的革新始终推动着文明的跃进。在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彻夜调试的数据曲线;在工厂中,技术工人反复打磨的精密零件;在农田间,新型农民操控的无人机群——这些场景共同勾勒出当代劳动的全新图景。正如古人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今天的劳动者正以创新为笔,在科技蓝图上描绘着未来的轮廓。

劳动的美,美在柴米油盐间。天刚蒙蒙亮,早点摊的老板就忙碌起来,揉面、擀皮、包馅、蒸煮,熟练地制作着各种早点。菜市场里,菜农们精心摆放着刚采摘的新鲜蔬菜,带着清晨的露珠和泥土的芬芳。还有那些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他们争分夺秒地将一份份美食送到顾客手中……这些平凡劳动者的付出,构成了生活中最真实、最温暖的烟火气,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惬意。

劳动,是生活的底色,是烟火气的源泉。每一位劳动者都是生活的主角。我们不必刻意歌颂劳动,因为它的美早已融入生活的肌理。

面装上各种香料。我也会笨手笨脚地跟着学,当一个个香包在我手中诞生时,心中满是喜悦。

除了这些,古镇的生活还有许多乐趣。闲暇时,我会和小伙伴儿一起在古镇的小溪边嬉戏。清澈的溪水潺潺流淌,水底的沙石和小鱼清晰可见。我们会在溪边寻找小石子,比谁找得更多、更漂亮。有时候,我们还会在水中捉小鱼,看着那些在手中小游动的小鱼,心里充满了成就感。